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七

綫裝書局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九

芝園後集卷第九

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澗公塔銘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
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
王亦或有所不免故癰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
抗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
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
掌崇德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
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
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
失縣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
得實以師為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
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
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尔知之乎曰

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即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游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為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為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為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懣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為其龕歛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窠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於至大報恩寺大師使

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濡律師師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
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群
經要旨次訓以為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
肯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為之撫几稱善天岸濟
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
師又往從之法師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
辨波瀾浩蕩廉陞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
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
為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
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
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為子命歸侍
司尋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遊建業大龍翔寺
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為世模範不輕與
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

留九十日乃還他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恭不華翰林
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
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
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
即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云 皇明龍興 詔天下名桑門建
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
金公特被 召入內庭後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
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
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
世之學浮屠者不為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脩禪者未嘗聞
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
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
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
丘大師仁公疏為事狀以瀟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

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
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漁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
有傷於中也師生於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
諱元澣其字天鏡別號為樸隱一時聞人多紀詠之容貌魁
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穽捫闔之術不識為何物性尚風
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為刊布詩集復請虞
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
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所度徒弟曰
自宗曰梵詠曰梵諤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湛
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磨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我觀群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如磁引
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緇氣量軒然欲吞
虹霓義理蠶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非東曾書乃經乃史載
攻載讀擿其幽微罔不昭燭形諸篇翰龍錦盈束擲地鏗然

聲逾金玉此亦麗迹盍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
類不隔絲塵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素教筌中彪外苟或
滯之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劍一麾千軍咸退本
既茂矣末則有光手握玄珠三鎮道場扶衰振弊作世法幢
以何因緣魔力遂彊訾金非純斥玉多璽笑談受之容色非
愠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刃斬風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橫羅
函厄委以大順理亦類斯顧茲有衆倚若蒼龜身亡道隨寧
不遐思天能勝人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
用白師行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
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葬金

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
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
久未克論譔十年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
深在前朝時欲尉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
相得甚驩於是評騭群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
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其生而手中有文曰召因
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
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勦黨
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
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
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
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人

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鄧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二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權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李羅帖木兒入

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

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黃君俾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棹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析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

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湏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群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勒開國以來分教

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
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
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彛為職
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
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曆日書
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
脩后妃功臣傳事多云逸無據公買錫餅饋宦寺戚里歷歷
叩之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
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
林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壁
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餽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于梓
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畧雜
除荊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
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

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僅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體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構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輪

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
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
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
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
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叅議中書也論天下
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
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悞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
叅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領曆安南
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
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臥
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
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
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
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

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幹來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朶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囤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攜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群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揚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

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其藏盜賊盜敗徐就鞫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主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搠思監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賁墓禮部負外